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全华凌,曾立林^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关键词] 船山词; 遗民情怀; 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3-0018-04

遗民情怀由来已久,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作为一种复杂的情感,遗民情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体现了朝代更替时大批遗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王船山作为明清换代时出现的典型遗民文人,其遗民情怀多表现在他留下的文学作品里。而国内学者探讨其遗民情怀的较少,故研究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

一 王船山遗民情怀溯源

“遗民”一词,有不同的含义。比较准确的是明代归庄对“遗民”的描述:“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1] 遗民一般是指沦陷区的百姓、前朝留下的贵族后裔或高贤隐士,本文所述遗民指的是改朝换代后仍效忠前一朝代的人。至于遗民情怀,则是指改朝换代之后,前朝遗民表现出来的怀旧伤时、亡国之悲、身世之痛、前途多艰等郁郁寡欢的复杂情感。诗经《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便极好地体现出这种难以言说的情怀。

遗民情怀产生于改朝易代之际,多表现在文人诗词文章中。较突出的有南宋遗民词人,由宋入元的遗民词人,以及明清之际遗民词人。王船山则是明清时期遗民情怀表现最为突出的词人之一。

王船山的遗民思想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家世的影响,王船山的先祖世代都是明朝的忠臣,且船山家族的第一代祖先王仲一、第二代祖

先王成分别先后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扫除群雄,为建立和巩固大明政权建立过奇勋,也被分别官封骁骑将军和明威将军,船山在《家世节录》中对他这两位祖先尊崇有加。可见王船山家族与朱明政权是兴衰同感、荣辱与共的,这是船山至死不降清廷的家国情结。另一方面是家风的影响,船山的父亲王朝聘特立独行、刚直不阿、自甘清贫、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和船山历代祖先都恪守的忠于职守、忠介廉洁、刚直不阿的家风,是以孝修身的王船山刚正不阿、忠诚耿介品格形成的温床,这也是船山历尽磨难、九死不悔忠于明朝的精神支柱。再一个方面,儒学教育与清军的残暴坚定了王船山誓死忠于朱明,“尊王攘夷”的决心。孔子教导后世“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圣人初恐人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3] 在儒家先贤民族观的影响下,船山认为华夏民族政权可禅可革可继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他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蠹贼我而捕诛杀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4] 在船山看来,既然满清夷狄非我华夏族类,而是禽兽,是蠹贼与死敌,怎么可以与之同流合污呢?

二 遗民情怀在王船山词中的表现

所谓“我手写我心”,情由心生,王船山的遗民情怀或体现在咏物、写景中,或表现在怀古抒情中。家国之悲、遗民之痛、身世之苦、赤忠之心、孤寂之情等复杂情感,或借自然界的事物体现出来,或借前人

[收稿日期] 2015-04-10

[基金项目] 南华大学“十二五”社科建设平台项目“古代湖湘地域文学文化生态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 全华凌(1967-),男,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①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学生。

典故来表现,或明显、或隐晦,细赏船山词,一字一句总关情,词中暗藏遗民恨。

(一)寓遗民情怀于景物之中

1、多用花、雁典型意象

王船山写了不少咏物、写景词,善用各种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借花这个意象来写遗民情怀的词句有很多,如“花落风狂春不住。如今更老,佳期逾杳,谁倩啼鹃诉。”(青玉案·忆旧)“暖日晴风,犹自难留住。天涯路。金勒驹骄,踏作红尘土。”(点绛唇·飞花)“怨落花、浪随流水,消尽西园旧春色。”(多丽·别恨)等。船山写花,常写花谢之衰景,给人一种“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悲凉之感。

《望梅·依旧》一词中:“如今风味,在东风微劣,片红初坠。早已知、疏柳垂丝,绾不住春光,斜阳烟际。漫倩游丝,邀取定巢燕子。更空梁泥落竹影梢空,才栖还起。”龙榆生先生认为该词“把家国之恨、伉俪之悲打并起来,做着惨淡经营的描写,绵密凄怆,感染力是很强的。”^[5]在很大的程度上,个人命运的悲楚是因国家灾难造成的,不难看出这里的伉俪之悲正是由家国之恨引起的。这首词既表达了年华易逝、青春难留的感叹,同时也表达了前朝覆灭,不可挽留以及人事已非的伤感,流露出浓浓的伤时之情和遗民之痛。

船山词中常用鸿雁这个意象。雁是雁城(衡阳)的象征物,与衡阳和船山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王船山借鸿雁来写自己的亡国忧愤和痛楚,表明自己的坚贞节操。

“江湖短剑,醉卧不知谁野店。笑傲刀兵,月落猿啼客梦惊。寒更历尽,孤雁孤飞栖不稳。为问青天,锦瑟谁人续断弦。”《减字木兰花·忆旧》一词可以看出船山在明亡后独为遗老的孤愤之心,借孤雁写孤寂飘零之苦以及半生为客、前途艰辛的遗民之恨。表达了船山在明亡后的身世之痛。体现了词人一生风雨飘摇的孤寂、落寞之情,这是遗民情怀的具体体现。船山很多写雁词,情到深处就如鸿雁哀鸣,让人感触极深。

船山词中借物抒怀的词句非常多,体会船山词中的各种意象,都染有词人的人生感悟和情绪。所谓情由景生,而词人心中的遗民情怀又使景物富有更深的寓意。

2、多写春、秋悲凉之景

王船山写了不少季节词、时令词。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牵扯着词人的遗民情绪。

船山写春,多写晚春,表达的是一种惜春、伤春之

情,同时包含着词人对世事易变、青春易逝以及无力留春、无法挽救旧朝的感叹。有如《捣练子·晚春》:“云似梦,雨如尘。花泪红倾柳带颦。也算人间春一度,明年莫更不还人。”《生查子·春感》:“梨花一片飞,飞落春衫袖。莫漫爱余香,春去君知否。”

且看《归朝欢·春晚》一词:“不道春光消不得。风风雨雨落红积。余芳一片尚嫣然,倡条冶叶谁相识。幽情还自惜。向他时、断虹残雨,留取韶华迹。”词人在写晚春景物时,不仅表现出韶华褪逝的伤感,更表达出风雨对落花的摧残,好比明王朝经历了外族入侵,饱受风风雨雨,最后还是逃不掉灭亡的悲剧。一句“风风雨雨落红积”,苍凉悲怆之情跃然纸上。

“自古逢秋悲寂寥”,作为明遗臣的王船山,在肃杀的秋季更容易引起他的伤感情怀。表现明显的有《丑奴儿令·和李后主秋怨》:“当年谁送江南怨,云树悲秋。舴艋含愁。月影消沈玉一钩。无数蜻蜓飞晚照,红蓼梢头。款款嬉游。水冷蘋花带影流。”该词与李后主的亡国之悲融合起来,更突出船山在明亡之后作为前朝遗老的无数苦楚。寂寥冷清的秋月秋景,让王船山想到李后主的悲凉境地,再联系自己面临的处境,使他能更透彻地理解后主的亡国恨。

“回首垂杨无限意。无情也应悲秋死。”(蝶恋花·早秋)“风剪芙蓉坠晚香。冲波难认旧鸳鸯。秋宵渐永尽思量。几度相逢唯疑梦,疑非疑是不端详。鹭鸶空带满头霜。”《浣溪沙·秋感》“飞飞飞不去,日暮西风紧。为惜白蘋香,怕受微霜损。”《又·秋感》等。这几首写秋词,借“露、霜、芙蓉”等具有秋季代表的事物,来暗寓明朝的覆灭以及词人自己无法忘记旧朝和年纪渐长一事无成的悲痛,情与景物,浑然一体,读来意味深长。

对于一个坚贞的遗民,注定会受新朝的排挤和镇压,船山的复明之志,最后只是空梦一场,遗民之痛,都在那春秋秋感中。

(二)寄遗民情怀于典故之内

船山还写了不少怀古怀旧、表意抒怀的词作。怀古伤今,引用了不少前人诗词里的字词及典故,并与历来遗民的亡国之悲融合在一起,使他的遗民情怀更赋有历史沧桑感。感叹身世,写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内心最强烈的情感,则使他的遗民之痛表现得更为直接、深切。

“红泪滴,血函埋。他时化碧有余哀。伤心臣甫低头拜,为傍冬青一树栽。”(鹧鸪天·杜鹃花)该词是船山四十五岁居败叶庐时所作,时距桂王之歿不久,心情抑郁,借以写愁。开篇就说锦国的春天恨里裁出来的,连山上的杜鹃花蕾都暗结愁怨,可见愁苦

之重,以乐景写哀情,更衬出其哀之深。“红泪”即血泪,又言美人之泪,出自温庭筠《达摩支曲》:“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表达的是流落之苦、愁怨之深,是一种血泪之泣。至于“血函”一句,则是引用南宋遗民郑思肖《心史》之诗,船山借此表达他对清军入侵、占领中原的悲愤。郑思肖的《心史》族群意识强烈,与船山攘清斥夷的民族情感相一致,船山诗词常用该典故,充分体现了他深重的遗民情怀。“他时化碧有余哀”则化用周苕弘忠谏自杀,其血化为碧色的典故,来写自己对明朝的忠烈与精诚。“伤心臣甫低头拜,为傍冬青一树栽”同样是关于南宋遗民的典故。运用这些典故,船山都是想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和对前朝的忠诚,其遗民情怀展露无遗。

《念奴娇·南岳怀古》“雁字不酬湘竹泪,何况衡阳声止”和《尉迟杯·闻丹霞谢世遥为一哭》“萧萧寒雨天涯,南雁一声惊断”都有引用北雁南飞,至衡阳回雁峰而返的典故。船山在此借用王勃《滕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之意,借鸿雁的哀鸣,来寄托亡国的忧愤。其中“雁字不酬湘竹泪”一句以湘妃对舜的忠贞来隐喻对明朝君王的忠心。“南望虞帝峰前,绿云寄恨,只为多情死。”(念奴娇·南岳怀古)亦是借用虞帝、湘妃典故,表达清兵深入时的激愤和无可奈何以及词人忠诚于前朝故君的感情。船山词中的诸多典故,加深了他的遗民情怀。

(三)直抒遗民情怀于激愤之时

船山词抒情,多以含蓄、委婉见长,但也不乏直抒情怀之作。在他的一些词中,直接表白情感的“愁、怨、恨”这类字眼出现频率很高,船山本人虽非一个多愁善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人,但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造成了他词中那种愁苦悲怆的遗民之恨。面对江山易主和清军的血腥残暴,船山的遗民情感常在词中喷薄而出。

船山在词中直接抒发的遗民情感有愁,有怨,还有恨。这些情感,可分两个层面:一是清军入侵之愁、复明无路之怨、家国破裂之恨,如“落月倩谁留住,长江又送新愁。小孤潮阻散花洲。露冷长堤衰柳。”(江月·本意二首)写于南昌兵乱之际,体现的是山河动摇之愁。二是词人报国无门之愁、年华易逝之怨、忠贞无人知之恨。“幸草犹余几段残。烧痕斜插野鸡斑。灰堆无数米家山。双眼懵腾疑梦觉,一天晴雨两阑珊。不愁也索带愁看。”顺治六年,明王朝残余势力遭重创,劫难后呈现出的衰败、凋零景象让词人悲从中来,愁恨难以自控。

在船山词中,总有一个孤单寂寥、浅吟低唱的遗民形象在徘徊彳亍。“孤”是船山词中出现频繁的

又一个字眼,写景咏物词中有之,怀古抒情词中亦有之。有时候借景物来烘托词人孤寂的形象,如“问青天,何意留住孤鸾只。教空辜负,当年无限,山海恩德。”(多丽·别恨)船山经营半生,复明无望,悲愁之际,喝问苍天,为什么把他的反清同志悉数斩杀,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人间受煎熬。尤其是“教空辜负,当年无限,山海恩德”语直接把词人满腹的愁怨、悲恨和无奈抒发了出来,感情之强烈犹如火山喷发,江堤决口。

三 王船山遗民情怀的特征

(一)遗民情怀的深刻性

遗民情怀一般都是表达亡国之痛、身世之悲、怀旧伤时等复杂的情感,从对船山词的分析中,可看出其遗民情怀具有一般性。然而,船山的遗民情怀没有停留在表面的愁、怨、恨上,而是有超乎寻常、超乎个人的更深刻的含义,大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船山的遗民情怀不单单是对旧朝的怀恋和个人的伤感,而且表现出一种极其深厚的民族感情。王船山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骨子里不仅有一种对君主的忠诚,更有一种对民族的热爱和坚贞。攘清斥夷的思想影响了他一生,“尊王攘夷”的思想是儒家所提倡的(《春秋公羊传》),王船山受此影响,一生都打着“尊勤君王,攘斥外夷”的旗帜,成就他不事清朝的宿愿和志向。在他的观念里,大汉民族才是正统民族,所以当少数民族满族入侵中原时,王船山揭竿而起,抵抗清军。尽管当时明朝统治者已经开始腐朽堕落,但在船山眼里,举兵南下的清军乃不义之兵,且清兵入侵,杀烧抢掠,所到之处,生民涂炭,做了不少恶事。这就更加激起船山的民族情感,更加坚定他的抗清之心。

这种情感在船山词中有所体现,如《菩萨蛮·桃源图》中“三户复何人,长歌扫暴秦”一句,就是对清兵野蛮行为的一种严厉的控诉,也表达了他抗清的决心。又如《生查子·咏史》中:“死坑未是愁,唯有生坑恶。”也是表达词人的一种痛愤之情。而在《满江红·写怨》中:“汗青照,文山福。”更是借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北去,过零丁洋时所发出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壮言,来表达自己不向清朝屈服的坚贞。

船山遗民情怀中的民族情感,也许会有很多人不赞同,认为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船山不应逆流而上。然而对于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中国人来说,船山的这种深厚的民族情感是弥足珍贵、值得赞叹的。同时,这种民族情感也使船山的遗民情怀更为深刻。

2、船山遗民情怀的深刻性还表现在他不是单纯地悲天悯人,自怨自艾,而是在抒发情感的基础上引发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使他的遗民情怀不是消极低沉的,而是能引人深思的。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明朝覆灭的悲伤,另一方面又探索兴亡的原因,这对于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有借鉴意义。

这种对历史的反思也表现在船山词中,如《点绛唇·牡丹》:“阅尽兴亡,冷泪花前滴,真倾国。”彭靖先生说“这首词是咏牡丹,又不是咏牡丹,亡国的惨痛教训,即寓其中”^[6]。又如《点绛唇·碧桃》:“飘渺云魂,旧厌霓裳舞。”这两句都是借唐玄宗覆国的原因,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度。船山虽然一心抗清,但他也明白复明无望,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当国家破败之际,不只是痛恨旧的、腐朽的东西,而总是把眼光投到新生的东西上。所以他的一些词也极具哲理。如《沁园春》:“成功底事难料,仍掷与、乾坤自主张。”《玉连环·述蒙庄大旨答问者》:“笑万岁、顷刻成虚。将鸪莺鲲鹏,随机支配。”这都体现出船山并没局限在亡国伤感中,而是对历史发展保持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二) 遗民情怀的坚定性

船山移民情怀的另一特点表现在坚定性。在每一次朝代更替之时,都有一些表现极为愤慨的遗民,怀着对旧朝的忠诚,极力排斥新朝,充分表露他们的遗民情怀。但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更为坚定,他从起兵抗清到避世山林,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和威逼利诱都不曾屈服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遗民情感没有随之淡化、消失,反而愈发坚定、清晰。

正如他词中所写的一样:“万心抛付孤心冷,镜花开落原无影。只有一线牵,齐州万点烟。苍烟飞不起,花落随流水。石烂海还枯,孤心一点无。”(菩

萨蛮·迷怀)他的孤忠无人可识,但是他的赤诚之心从没改变。船山遗民情怀的坚定性可以说是到达“顽固”的境地,也正因如此,他的满腔热血才让人肃然起敬。

“天老地荒情无歇,情无歇,唤不归来,他生此劫。”“自抱冰魂,海枯石烂,千年不坏。”船山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都不改他的不屈之心,可钦可叹,其坚定忠贞,天地可鉴。王船山的遗民情怀决绝而坚定,他是明代著名遗民中抵制清朝剃发制度最彻底的一个,他坚贞不屈,不与清朝合流的精神和态度也是那些最后屈节于新朝的遗民所不可比拟的。

王船山的遗民情怀突出体现在他的词作中,以船山词为基础来研究王船山的遗民情怀,一方面可以挖掘船山词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王船山的移民情怀。王船山的遗民情怀在他的词中有多种表现形式,本文取最典型的进行分析,力求探求其遗民情怀的特点。船山的遗民情怀与同时期的遗民心态相比较,更加深刻和坚定,更值得后人探索、研究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明]归庄.归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
[2] 陈晓芬,徐儒宗.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1:28.
[3]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3.
[4] 彭传华.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J].浙江学刊,2010(6):38-45.
[5] 龙榆生.王船山词记[M]//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岳麓书院,2004:397.
[6] 彭靖.分明点点深——论船山词[M]//王船山词编年笺注[M].长沙:岳麓书院,2004:412.

Feelings of Being an Adherent of the Former Dynasty Conveyed
in Ci Poetry by Wang Chuanshan

QUAN Hua-ling, ZENG Li-l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ing Dynasty was overthrown by the Qing Dynasty, many scholars remained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Chuanshan, who regarded himself as adherent of the Ming Dynasty, had a particularly profound and abiding loyalty to the former dynasty. After the death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Chuanshan, as adherent of the former dynasty, devoted himself to literary creation, and he produced many scholarly work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i poetry by Wang Chuanshan and ancient people's strong feelings of being adherents of former dynasties, this paper, connect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and Wang'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his profound and firm loyalty to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Ci poetry by Wang Chuanshan; feelings of being an adherent of a former dynasty; feature